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十六冊

江陰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一

班孟堅採七略作藝文志唐人修隋書改名經籍志自是史乘皆有之然徒事泛濫於志乘無當也江陰雖蕞爾邑窮經稽古通達史傳百家善著述能文章者固世不乏人而忠孝流露其真性所存尤亙古不滅茲篇審擇綦慎分類著錄間涉繁蕪悉從刪汰特以德爲本文爲末抑置於後志藝文

疏

劾張鶴齡疏

明 貢安甫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疏

一

奏爲嚴禁戒以安地方以全外戚事近聞皇親壽甯侯張鶴齡家人不知因何前來南京上新河地方有川貨等行經紀吳玉葛文葛璵等夤緣交結糾集黨羽朋買基地蓋造大房外設門樓繪以五綵就託家人投獻皇親且揚言奏請聖旨豎立牌坊就此開張店房發賣貨物吳玉等俱欲倚藉聲勢鈐制客商盡奪一方民利道路喧傳人心驚駭竊惟南京祖宗興王之地根本所在頻年水旱相仍公私困竭京城內外流殍載途所幸荆蜀閩廣之產一水可通萬商俱集而疲民少濟爾若使小人得專利權以擾害之則商賈必不行貨物必翔貴有無何所相通緩急何所

仰賴萬一人心搖動非國家之福也臣等嘗聞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古之賢相拔園葵而去織婦我太祖高皇帝欽定律令亦禁止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皆爲此也今皇親荷國家寵恩高官厚祿賜予無限可謂富貴己極矣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下與販夫鬻子爭毫末之利斂天下之怨乎此皆小人欲遂其射利之謀而爲此專利之舉皇親未必知之就使知之亦未必肯從之也然所以使小人無所忌憚而敢爲此謀者由皇親近年以來容令家人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棧鹽後又指以堆積鹽貨爲名奏稱淮揚儀眞等處俱有舊置閑房空地欲行開立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

店房俱蒙聖恩曲賜俞允累經臣僚論列雖荷蒙聖明己將前鹽停買但所立店房未聞明詔禁革以此小人妄爲投獻若不嚴加禁約誠恐遠近聞風遞相效尤欲爲吳玉等所爲者不止上新河一處而已也在在騷擾人人怨咨其害有不可盡者伏望皇上以地方爲重以保全皇親爲心將吳玉葛文葛璵等拿送南京法司追究黨羽及家人姓名通致於法昭示中外房屋基地改正入官其淮揚儀眞等處朱達等所奏店房一體禁革及敕都察院通行出榜於關鎮市店常川張掛但有指稱聽巡城御史在外聽巡按御史緝拿究問徒罪以上俱照王府事例發邊衛充

軍仍乞天語叮嚀戒飭皇親鈐束家人毋令得與外人交結以規細利以失令名如此則朝廷不失親親之恩而皇親亦得保全其終始矣

保畱劉健謝遷疏

史良佐

奏爲保畱輔托大臣以抑權奸以安宗社事竊惟天下之事有似緩而急似小而大者爲天下不可不預知而力辨之也蓋大臣一人之身似緩而小實係天下安危朝廷得失非急而大者乎邇者尙書兼大學士劉健謝遷乞致仕卽蒙陛下俯賜俞允茲命一下非特臣等且駭且愕天下莫不驚心者蓋以劉健等厯事四朝名歸元老當先帝臨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

崩之日親受顧托之命叮嚀告諭畱爲陛下輔弼朝夕相與講論治道恢宏事業安固社稷者陛下正宜日召便殿咨訪謀猷劉健等值此多事之秋亦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濟國事上不負先帝遺命下不失元老宿德以收人心以安天下顧乃坐視國弛忍心避難悻悻然一奏上達九重不待再辭三劄更無眷戀飄然長往是何小天下輕社稷如此獨不念先帝之恩命乎且近月以來每聞陛下視朝太遲遊戲無度常與內臣劉瑾馬永成等馳馬射箭市食擊球劉健等身居輔導之官旣無格心善策所以屢諫而力爭之以忤聖意乃疎斥之彼職似盡矣而陛下待

大臣之道有虧此不可去一也觀劉健等奏內有龍顏清  
減皆內臣馬永成劉瑾等狎昵淫污之語以致獲戾聖威  
惟陛下睿照思之果有之與否此不可去二也輔托之臣  
天下倚重朝廷柱石導陛下以繼述引陛下以當道一旦  
罷之則於先帝之命安在此不可去三也自七月以來天  
變屢示災異疊出詔雖有修省之名而無修省之實劉健  
等心不自安欲引咎自責以消天譴陛下誤許以歸則中  
二官之計矣此不可去四也更以劉健等恃有逆鱗忠言  
以觸天顏肅怒正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主  
聖則臣直也陛下虛心獎勵以勵忠直之氣開納諫之門

天下善言自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一閉塞  
則讒詔日至朝政日非誰與治理此不可去五也尙書入  
閣坐而論道爲天子首相卽古丞相之職與天子共理天  
下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是也內外想望丰采敵國  
視爲輕重去之則華夷動搖此不可去六也昔唐臣陽城  
裂麻宋臣司馬光等伏闕在當時以爲難得今劉健等亦  
以宰相諫而得名天下後世將以爲何如此不可去七也  
夫七不可去而去之遂二人掛官脫印之深謀陛下獨受  
疎遠大臣之浮議其如天下宗社大計何其如先帝輔托  
之命何其如陛下繼述之大何惟陛下思之且李東陽亦

受顧命大臣幸以先帝遺詔見畱一去一畱事相違背則不可退休明矣劉健等先奏欲罷歸以遂權奸今日之事恐奸人投石擠排以中傷之誠如所言矣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去一小人則天下賢能進而治矣退一君子則天下讒佞入而亂矣矧去一大臣天下安得而無厲階內縱奸倖肘腋恐因之而生變劉健等雖不失爲君子若劉瑾輩羣小人素無顧忌亦不敢肆爲今去之則權奸竊弄內外不知也所以先帝必諫至數十章尙遲畱顧惜不忍舍去伏望陛下念先帝付托之重惜元老輔弼之勞收回成命畱劉健謝遷照舊辦事以安人心以固社稷以抑權奸之漸以享皇圖萬萬年無窮之福實天下幸甚臣等職居諫輔身寄耳目非爲二臣一身一家惟爲陛下畱意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題爲別是非昭公論以定國是疏 張 袞

臣切見僉事史道論劾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情陛下嚴旨切責敕之吏部參送問擬繼而御史曹嘉復論前事剴切雖動乎羣情是非頗疵於公道臣切反覆嘆之人之情至不齊者好惡也其至一者理也執理以御好惡之情則公執好惡以徇己之見則闇此私心之當黜而公論之不可不講也大臣者天子之輔弼臺諫者朝廷之紀綱攻擊

之黨立則縉紳之可憂南北之司分則水火之交妬理有由然勢所必至臣非畏悞顧望愛彼和同而言之也蓋以公論之在天下是非之在人心人心不服則公道污蟻而新政日以斲矣臣始入官未深曉事竊見正德年間權姦竊柄蒙蔽欺君廷和身位輔弼不能以誠意感人主而言則多違事不見允又不能決去就以明其義是則廷和之可議者伏自陛下踐祚改元慎初鑒往而嘉靖一詔二三輔臣代演王言動中睿慮使十六年既壞之紀綱既稔之姦慝既濫之官賞既匱之財力講復殆盡湔條幾蠲以至有今日之休是固陛下之威靈聖人之感化於廷和何有

而其一時持危定顛之力似不可誣臣愚謂爲救時之相豈不可也史道崛起而攻之一旦指爲元惡斥爲漏網言則駭矣且道昔官諫垣明知其奸何不豫發之况避人焚草入以告后此言官之體而道乃先發其聲邀人挽止必至出補五日而始發哉道跡露矣陛下舉此罪之誰不懼服而槩以排陷大臣怒下之獄是教道之有辭無以解於天下也廷和官居輔導量在包荒聞人議己當引過以自歸見君罪言冀開誠以恕物此則大臣之體而顧有二十欺罔之辨然後從而論救之雖急於心事之欲明不無於譽望之少貶矣曹嘉論列其心公私臣不能料而反覆數

百餘言拳拳於散大臣之黨收總攬之權實由尚書彭澤之言有以激之也澤借名奸黨計沮言官以干國法以犯公議科道等官已經交章論劾臣姑不暇深論但以廷和爲累朝舊臣未有顯過聽其求去豈不可惜昔周公之告成王曰無遺壽考盤庚之告其臣曰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夫以廷和因史道之論而累疏以乞休同官又以廷和之去而駢迹以求退臣恐國事難知隱憂可畏政柄潛移安知不有難救之患出於異日而悔之晚者乎此臣私憂過計所以謂大小臣工互相詆訾非社稷之福也伏望皇上敕下吏部諭令楊廷和等亟出供職益勉忠貞以篤王室

之念以副陛下之懷毋彼此相持以高潔已之名毋逡巡慢命以忘委身之義則庶幾古大臣之用心而讒謗自止矣詩曰譖言則退所以譏夫愛君不如愛身之厚也廷和等獨不致念於斯乎然猶未也晚節之不堅中道之或改假絲綸以好好惡之私擁師保而忘規諫之益果若人言則人之議已者復至矣豈特今日一曹嘉而已哉雖然危言激論所以廣忠也深思遠猷所以謹慮也不有曹嘉則敢言之士無以作其氣而忠義之寢薄不聞臣言則篤斐大臣無以啟其勸而股肱之日隳二者相須似亦有助伏望皇上繼自今以往於大臣也任賢不貳勿間以私人於



臺諫也聽言必廣猶喜其狂直則志不能惑治無所偏而聖政成矣臣昧死進言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請輔臣奔喪疏

趙用賢

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頃者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皇上兢惕不遑下敕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况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八

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畱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爲之歔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托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苦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

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敝有識者且爲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畱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沈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

悉而四海之逃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信敬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顧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動星象之大也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敕禮部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誤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

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爲以紀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己也今輔臣之畱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誼而徇私請蔑至情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啟矣故今諸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於大隳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

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畱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論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踵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畱陛下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

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意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爲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

請建皇儲疏

袁一驥

題爲恭遇聖壽屆期天心示儆懇乞聖明亟舉冊立大典以順人情以回天意事臣某伏覩近者彗星示現致廩宸衷首頒聖諭引咎自責又聞輔臣王錫爵等密揭請皇上議大典以爲禳解夫我皇上厚自貶抑於九重而閣輔大臣又矢謀猷入告我后於內明君賢相動色相戒修德醞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十一

和以答天譴甚盛舉也顧冊立一事閣臣九卿六科十三道大小臣工伏闕抗疏或援引前代之善政或直指列聖之成規或曲爲宮闈之處分或謀及蒙養之至計至再至三敝吻露膽人不下數十人言不下千萬言乃皇上悉畱之中而不報旋至謀國老成乞身引去秉笏君子垂首喪氣於朝杞慮小人心非偶語於野深山窮谷九州四海疑議百出皇上顧端居深宮而不一覺悟夫和氣致祥戾氣致異天人之際應若桴鼓當今朝著紛呶詔令阻隔上疑乎下下疑乎上太和景象似不如此况大君爲天之宗子天爲宗子慮獨不爲繼宗子者慮乎此有識之士不待蒼

蒼之垂象示儆而泫然弔於國門之外者已有日矣頃臣奉繹聖諭知皇上之初意謂冊立之事本欲早定特怒及於羣小煩聒以致改移夫大臣小臣北面而事陛下爵秩不同名次不同而披赤碎首之心則同皇上既以今日大臣之勸冊立爲禳解者爲愛君愛國之心則前日之二三小臣矢口而疏接踵而陳殫精竭智於宗社之大計者獨非愛君愛國之心乎夫心而發於愛君愛國也縱其言煩聒其氣直慤皇上天覆海涵之度亦宜見原見納豈得遽遷怒於建儲大事屢更而屢易朝議而夕置哉夫二十一年之冊立傳播中外皇上之成命也皇上之定言也俟二

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皇上特激於一時之忿而爲是四三之說非成命也非定言也皇上既以後日四三之說爲定言獨不可以前日二十一年之冊立爲定言乎況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乎昔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姬公謂天子無戲言遂請封以示信况建儲大典視藩封何如而顧可以不信示之耶臣竊謂不信之命令決不可令眾庶見也臣今日所欲爲皇上謀者元輔及建言諸臣悉已爲皇上獻之又何容置喙伏願皇上思可畏之天變防如川之人言祛狐疑之心奮乾剛之果發號施令將冊立出講事宜一并並行以明二十一年

之冊立原皇上之睿斷原皇上之成命而示天下以至公  
至明大典克舉庶乎前星朗照少海澄波皇上樂有斥輿  
折檻之臣臣樂有從繩轉圜之主黔黎蒼赤共慶大聖人  
之作爲而懽忻鼓舞薄海內外若登春臺而遊華胥漢臣  
所謂心和則氣和而天地之氣且以和應之者端在今日  
矣語云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又何彗  
星之足虞云某雖小臣顧繆贊三禮願據一得事計實關  
乎國本煩瑣敢冒乎宸聰伏惟聖明俯察臣等不勝隕越  
待命之至

題覆改正建文年號疏

袁一驥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十三

題爲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  
以光正史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鈔出禮科  
給事中楊天民題前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  
到部送司案呈看得有一代之君則有一代君臨之位號  
作史者紀其行事之蹟以昭當年之實錄故事欲其核也  
名欲其真也凡以彰往垂後昭示乎百千萬禩也自春秋  
有編年之義明歲時而嚴統系而史家相仍卒莫之易雖  
興亡隆替代有轉移而因革予奪不得以好惡增損其間  
者恭惟我太祖開基列聖肇統駿烈鴻猷彪炳史冊不可  
勝紀乃建文年號之革除中外人心終有疑而未安者前

此編摩未有定期修復尙疑有待方今開局纂編大輯國史以傳信萬世則乘訛而襲舛也其自今日修廢而舉墜也亦自今日該科懲前慮後特爲陳請不惟典禮有關而於國是良有裨者臣等備員史局蓋亦常有慨於當日之事矣先是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薨逝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御宇凡有四載暨成祖文皇帝以靖難登極遂削去其年號而高廟實錄於是有三十五年之稱夫旣已南面臨朝薄海內外奉有正朔矣一旦革除之無乃非所以示信於天下乎論者以爲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自矜功伐或自生嫌忌遂多曲爲之諱實非我

成祖文皇帝奉天靖難之本心而要之臣等之在今日亦未敢深論也惟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未有并其年號革除之者革除年號自本朝始豈謂我成祖再造之績以革除顯我皇上繼述之大孝亦必以革除而後可闡揚先志乎臣等竊以爲不然也自古聞有革命矣不聞革年者故餘分閏位猶得相仍稽古者有所攷焉當建文繼緒孰不知吾君之有孫而紀年頒朔海內鮮不奉行特緣輔佐非人以致發難啟釁旋知天命有歸卽遜位出亡似與違天而昧時者有間乃遽令泯泯無聞似於理有未順夫謂革除云者不過欲使後人之不復知有建文耳今歷年

二百歷世十葉朝野靡不知有建文君也卽今日之聞見已不可塗而何況於後世竊意天下萬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紀載而欲以建文之歷數作洪武之編年於勢亦有不能且天下者太祖之天下我皇上之天下也以太祖而視後則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皇上而視前則太祖成祖均祖宗也太祖之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旋而歸之成祖益彰撥亂之宏功太祖亦何擇於若子若孫哉卽今以不革除恐非成祖繼體之心獨不念必革除或非太祖貽謀之意乎祖孫一脈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宗誼之謂何此於情亦容有未愜者况乎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十五

師曰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肆之舉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亂建文之出亡也以遜國其名正其言順何嫌何疑無可避諱蓋事有跡異而道同者正無假掩飾以起後世紛紛之疑此蓋揆之於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於理於勢於事於情皆可無革除而革除之年號沿襲未復則以因循苟且之意多而觸忌冒嫌之心重耳然臣等復因是攷之我太祖之定天下也他務未遑而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追諡元主以順帝稱之我成祖卽位之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尙有不念舊惡之旨至於我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罪諸臣令各地方



有司祀於其鄉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仍厚加恤錄而萬  
曆十六年允本部題覆國子監司業王祖嫡之奏特復景  
皇帝實錄候纂修改正仰見我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於  
天地而我皇上淵宏允塞之心同符二祖也夫元史可修  
奈何失其實於當代勝國之主可諡奈何削其號於本朝  
景泰之位號可改奈何斬其名於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尙  
可哀恤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於百世之後由斯以談  
恐非太祖之心非我皇上之心卽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  
者矣方今聖明在上善繼善述表揚祖功宗德以彰大孝  
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議更張而建文位號在當年原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十六

無降削之文及此纂修之時特命秉史局者於高廟實錄  
之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元  
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仍修輯爲本紀示不泯沒  
則成祖靖難之烈固弈世有光而建文在位之績亦千秋  
可信惻幽魂於九原昭大義於天下其裨益國體而增光  
聖德非尠少者伏候聖明裁定

參稅監疏

袁一驥

題爲稅監流毒激變殺傷民命燒毀民居劫制要挾顯謀  
叛亂事近皇上大沛德意稅減三分之一海內百姓莫不  
歡忻鼓舞改重就輕以俟工完盡撤大小臣工亦莫不仰

頌聖德爲閭閻稱慶獨貪惡稅監高宓謂減稅卽減其督  
稅之利恩減則漸致罷稅之機恐不久撤回而并日漁獵  
岌岌若狂又以粵人知宓荼毒於閩惟恐其入而戒嚴擯  
斥懼不敢往坐失一方厚利而思專取盈於入閩者囊括  
無遺故私派一切行戶金行取紫金七百餘兩珠行取走  
盤大珠五十餘顆寶石行取青紅酒黃如宓疏進之一稱  
價值二千六十兩者五十餘塊鹽商每引勒入銀二錢歲  
得銀萬兩其他如紬緞鋪戶百家編定輪日供應日取數  
以百計而打造通倭雙桅海船二隻竹木油鐵各鋪行取  
料二千餘兩置辦通倭禁物如番段龍鳳紅袍建鐵刀胚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十七

硝磺鉛錫羶單湖絲價數十萬金出入陳兵家丁三百餘  
人賓客謀士及歌童舞女百人飲食水陸珍奇及一應米  
菜酒菓盡取商店日用五十餘金各項輕重物價非惟分  
毫不給而又聽隨棍魏天爵朱大等撥置設立看驗使用  
宓受其獻而各棍人人取足民有百金之產者編派無遺  
擒拿拷逼死於殘虐之下非投水卽自縊冤號動天赴臣  
與按臣泣訴者日以百計民情洶洶皆甘心以命與宓博  
而臣等慮宓爲楊榮之續宓不足惜而國體之傷當惜每  
善諭百姓猶如防川惟恐一旦決裂而不能救隨出牌禁  
諭乃宓稔惡彌甚於四月十一日怒各行哀求稍給誑以

報名照冊給散誘入稅府大門內麾兵持刀亂砍殺傷潘六蔡廷機等數命餘各驚散又恨逼近稅府民家居停鋪戶而及暮射火將三十餘戶無辜蕩燬一時萬姓不謀而合裂眦切齒欲得宥而食其肉乃不思招安退眾驀於十二日率領家兵二百餘人藏甲懷刃乘臣以國喪撤衛屏從之時假以謁見爲名坐間突出七首隨招各兇露刃劫臣諭眾使退復押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張鶴翀要盟而始釋臣情形若此其爲叛亂豈待智者而後知哉宥以貪殘兇惡之性日糜爛其民故民樂與偕亡而惟脅臣以倖緩萬死有餘辜之死是陛下責臣以保民而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十八

宥欲臣保其惡以殺民也往者陛下惡高淮陳奉之流害而召回不鎖宥自以罪過二豎難逃皇上疾惡之誅故營閩粵爲窟而造船通倭置造軍器包藏異志皇上治之緩則首鼠急則負固跡其無君之心自大行慈聖皇太后升遐臣民無不縞素罷宴獨宥藉口詔書未到而張樂演戲沉湎如故大逆不忠由來漸矣且民因臣之被脅而暫解以舒臣其積怨深怒已成燎原之勢非臣之所能家喻戶解若皇上不速召宥顯戮以謝天下使宥小而如楊榮與民俱付烈焰禍猶止在地方大而爲尉佗結倭外援操戈叛逆則禍在社稷矣若臣之見辱於刑餘又何足道哉事

關省會大變目擊身受敢據實具聞伏乞皇上大奮乾斷  
早賜施行海邦幸甚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縷訴民隱疏

李應昇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  
而不知憂內地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卽不毛之士  
求損絲毫司農慳不肯應及歛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  
齊相繼告變所在題畱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  
之轉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  
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畱甯宇以供數百萬軍儲者九鼎  
一絲全在東南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卽欲問轉漕之粟豈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十九

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  
生之憔悴極矣言興利而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  
徭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  
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  
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圖欠六害也  
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勾比八害也  
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  
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  
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  
也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尙

申鄉兵召募之說則耒耜不盡化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推獄而扳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格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己時伏乞敕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以傷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徵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

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啟見徵之不暇而能完萬歷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猾吏喜於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卽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於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倘復有徐鴻儒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民不見德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

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者無過於此又近見吏部申飭考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畱部銓補更遲且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畱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於行李餽遺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帙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心如焚輒敢摭拾以告惟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一

救萬燬疏

李應昇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繇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繇荷美名而君都顯號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劔憑社難薰孤憤銷沈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燬以陵工補牘遂觸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皇上聖明以爲燬之罪不至死杖亦必不至死意燬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燬今死矣

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  
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諒非出於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  
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於此而令皇  
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燬寃而深  
爲皇上寃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  
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仗  
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  
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  
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二

取侮於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  
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  
於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  
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  
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  
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  
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  
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  
士於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豈不重傷耶直俟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明心火蘊隆於下精稜感盪於上御史之杖血方腥而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皇上因建言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興遯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皇上真孤立於上也

劾魏忠賢疏

李應昇

奏爲罪璫巧於護身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欺君之罪仰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三

祈聖斷事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於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手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辨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爲之辯則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援立乎外廷真可聽



其交通乎老臣眞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眞可聽其禁錮乎  
生殺眞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眞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眞可  
聽其深藏乎兵柄眞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眞可聽其僭擬  
乘輿乎臣知我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  
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輒諉說親  
裁昨聞參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錚錚遂一一爲忠賢  
任過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旣云任事過直矣事  
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  
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  
根株旣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於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疏

二十四

爲王振劉瑾者也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  
馬而反以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於疎藥石譬之士庶  
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斂怨而日事  
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於主人不免念其奔  
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  
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豈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  
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  
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

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於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  
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  
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  
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聖  
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劾崔呈秀疏

代高攀龍作

李應昇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皇上之申  
飭不爲不諄復鄭重邇復節經前後諸臣申明憲紀振飭  
臺綱一時賢者頗稱濟濟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五

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可異焉皇上不以臣爲  
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  
乎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  
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  
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  
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  
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聖旨謝文錦著回道管事欽此  
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  
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  
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

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也至於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邱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六

務於可榮皆流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知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墦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劾魏廣微疏

李應昇

臣聞分莫嚴於君臣禮莫重於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

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於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誤朝賀者笞四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七

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覲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雖違眾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爲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必有疚心之事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爲宰

相固己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更有他  
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尙有人心尙有人臣禮  
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  
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  
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也

題爲以杜憑狐以昭皇仁疏

張有譽

竊照白糧一役江東赤子茹苦解賠十室九盡屬幸聖明  
正位南服首沛改折蠲費之綸澤國小民出離湯火慶若  
更生乃臣部因覩米已登舟船多輻輳議十七年仍收本  
色各船銜尾報到踴躍樂輸但北運初改南庾諸事俱當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八

勑始一切鋪墊使費茫無定例恐啟紛紜謹將崇禎二年  
頒覽榜文繕寫呈奏仰懇皇上申飭草疏甫畢而宜興縣  
解戶吳宗良連黃學等以酷殺糧解眾口號冤叩天轉疏  
定變上伸國法下償民命事見告矣內稱宜興縣白糧解  
戶共五十三名舊例必於五十三名中鬪出二名謂之批  
頭自開幫後承管沿途衙門投批掛號之事一到京後各  
糧解自行領批分派投納與批頭無干至於供用庫米必  
待戶部發出單數然後照數交進內府以憑按單稽察如  
有掛欠卽咨戶部發司徵比此二百七十年來相沿一定  
之法從未聞內府有自行拿人者也豈遭積棍朱少山串

通京臬袁祥等乘北糧南解之初條教未飭不待戶部投批指稱內府牌提將本縣批頭羊復翔郭鎮濬鎖縛私室拷掠備楚先要贖見銀三百兩供用庫米每石勒要加耗四斗鋪墊銀六錢五分未飽狼貪竟遭虎噬七月初一日將批頭二人捉解內府每人痛責三十五板不知少山等弄何手腳作何言語致無干批頭遭此慘毒仍蒙押出鎖追應解供用庫糧戶共二十六名每名湊銀三兩面同周伯達李乾之跪付任掌班手猶以爲少蜂屯臬逞隨擒復翔再四痛捶傷重嘔血至初八日身死鎮濬一綫尙在奄奄泣思復翔雖係批頭實係光祿寺解戶傷重下手少山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九

等固應抵償而錢糧千係人死何以著落糧解各有身家國輸往役赴義皇上猶蒙矜恤此輩何敢草菅復翔一死二十五縣人人寒心伏乞轉疏上聞等情臣讀畢不勝錯愕皇上處黃屋之尊知畎野之苦登寶而卽廛念五郡糧解之疲於奔命近見監臣白糧鱗集一疏請定漕運議單規則可見內府諸臣各自砥礪何嘗不仰體皇仁下恤民隱而不虞宵小成羣借名影騙如朱少山袁祥等之奸狡百出也斃一羊復翔而江南之解戶寒心詐一郭鎮濬而五府之糧役裹足將來惟所欲爲何事不有人人有破產之慮家家懷身命之憂傷天地之太和壅朝廷之德意莫

甚於此若不大加懲創流禍不可勝言伏乞皇上敕下法  
司嚴提朱少山袁祥等按法究罪庶以後保歇稍知忌憚  
監臣不至代此輩蒙謗而皇上矜恤小民之仁亦不至壅  
遏而不行矣大抵監臣深居禁近解戶多係鄉愚是以中  
外闊絕情隱難通奸棍遂得影借其間作弊生事察北部  
舊規內府倉庫各有巡視科道調劑彈壓能使上之德意  
下究下之民隱上聞雖有刁民猾棍無所容奸其法最善  
伏乞速敕都察院戶科照例題定一員凡內收受錢糧必  
須關會科道如有解戶奸頑掛欠者聽內府移會科道究  
治監臣勿自行一票勿輕差一人倘有保識借端挾詐者  
皇仁於無既矣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十

請設官防江疏

戚勳

奏爲重地不可一日無官江防萬難稍緩乞先急務以杜  
內患事切惟南畿緊要之處外莫如河內莫如江而江之  
散漫又係乎海之吐納者尤莫如江陰一縣所謂金陵之  
鎖鑰也我太祖高皇帝曾命吳良吳楨鎮守茲土嗣後設  
立常鎮兵備道當一巨帥而海防同知又分司於此其太  
平時爲江陰慮亦已詳悉若是矣况值國家多事寇賊頻  
興之際乎則不可一日無官一時稍怠也夫誰不知之臣

目擊去年有海賊百餘艘嘯聚中流今歲復有水兵千餘人劫掠海口所幸陛下登寶以來旺氣日鍾江氛稍息然賊情叵測未雨綢繆正不可以稍安而忽之也計及此方宜添設官員以防險要而孰意近日者常鎮兵備反移駐鎮江矣海防同知又丁艱回籍矣江陰知縣離任更非朝夕矣喫緊之地無一印官萬一江盜窺間橫行海寇乘虛芘集將何以禦之且目今年歲凶荒人民窘迫漕白二糧亦宜蚤爲經理則海防與知縣兩官斷斷不容頃刻再遲者也臣身在帝京慮無時不在江上矧今奉差入閩辭闕登程若此刻刻關心之事敢曰臣無言責而不爲皇上激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十一

切陳之與伏望速點兩官嚴守重地使巖邑無不戒之憂則東南半壁享磐石之安臣在要荒亦遙睹太平景象矣  
題爲仰體好生之聖心以廣皇仁疏

國朝

朱廷鑑

竊臣辦事衙門伏見

本朝慎重民命凡法司啟奏事件無不上廛

宸衷苟有可疑必邀矜恤卽情罪允當絕無疑竇之案往往分別首從

特恩免死至充發人犯自十月至正月以及六月又有停其發

遣之



上諭此誠如天之仁古聖王之解網泣罪不是過也乃臣見充發烏喇等處人犯例必先發五城枷號兩月滿日呈放仍責四十板然後自京發遣臣思此輩多五方之人絕少親故當其枷號通衢之日寒冬雪裏酷暑日中束身延頸向行路之人呼號乞食已極飢餓困苦及至限滿又復挺受官扑卽甚強梁亦應狼狽以此血肉淋漓之身扭鐐拘押長途遠征情尤可憫雖其押遣之期已蒙

皇仁軫念得免於嚴寒酷暑之中而其枷號板責則寒暑均在不免期年以來此輩之僵仆街衢填委溝壑者正復不少臣仰思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十一

皇上好生之心既欲於萬死之中與以一生之路必不忍其痛創垂斃顛連道途也伏查定例凡犯死罪免死減等軍流人犯以及雜犯死罪准徒暨各項犯該徒者其應杖折責之數均以到配所板責臣請將烏喇等處人犯枷號板責之處比照內地軍流徒犯之例一體於到配所之日由該鎮守將軍枷號板責咨部報查庶例行畫一而於特恩免死寒暑停遣之

聖心始終得遂亦推廣皇心之一端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敕部議覆施行

綏定苗疆疏

楊名時

竊惟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止戈所以爲武惟德足以感人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安帖者查貴州接壤苗疆地方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與內地犬牙相錯爲漢人傭工僱值彼此相安其來已久若生苗則盤踞深山密箐之中足跡不入內地且有熟苗以爲捍禦時以官兵威力相恐喝故生苗亦絕不萌窺伺之想自開拓苗疆之計行於是生苗地界爲官兵所駐劄漸次踞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駐劄之地山高路阻水泉不通食貨百無一產軍糧運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尙有二三十里之遠勞苦驚惶妻

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本色少給腳價責令運送軍糧費用加倍終年不息且每被抄劫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於熟苗之苦累更有數倍於兵民者無事時則供輓運力役用兵時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閒抄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人人有赴湯蹈火之慘有識者已決其有不靖之勢矣至速禍而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安謐而地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

十之二三而不得賞者十居七八貪心不遂己生叛心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忿因而勾結生苗以作亂至於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人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全軍覆沒後至生熟苗人合併因而侵軼內地往時內地防駐之兵皆以開拓苗疆之故大半移駐苗疆而內地反致兵單汛弱苗人如入空虛之境兼以道路險易爲熟苗所深悉無處不被蹂躪間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甚至賣其妻女以入私橐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此皆無罪平民我

國家百餘年來休養而生息之者也目下黔省大臣奏報度

必以苗人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計不過曰剿與撫而已今欲剿則夷方山勢陡絕鳥道僅通一線一夫據之百人不敢過卽有時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凡飛報大捷多屬此類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人積怨

已深且幾番受誑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當萬不得已之時恐不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唯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

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築城垣於要害處所增立壁壘屹立互峙暮布星羅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擒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懸賞格以購渠魁而脅從罔治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眾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一面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十五

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凌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托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心抒誠向化若因循修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安邊之善策也

請增定解額疏

楊名時

竊念科場爲士子進身之階所定解額必酌人文之多寡地方之遠近使眾材一無遺棄遠方爭自濯磨然後足以昭籲俊作人之雅化臣生長江南幸廁科目蒙

聖祖仁皇帝簡任順天學政

特差典試陝西近蒙我

皇上加銜秩宗兼掌成均造士之任熟悉順天及江南陝西三

處鄉試解額有應行變通增益者分析爲我

皇上陳之

一順天鄉試宜增設中皿字號也查科場條例天下貢監生在京應鄉試者奉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編北皿字號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編南皿字號各取中舉人三十六名歷科以來雲南貴州四川廣西不聞有在京應試之人至雍正八年天下選拔貢生入監肄業是以雍正十年四省貢生應順天鄉試者有二十五人照例編南皿字號公同考取緣邊方士子其文藝不能與江浙諸大省相頡頏所以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二十六

榜發並無得中式者臣思四省貢生雖生長邊方學業淺薄然既係選拔自屬本省秀出之才若在本省應試自可易於取中今因人監肄業不能回籍應試以致與文盛之區絜長較短相形見絀恐阻將來就學觀光之志臣查歷科南北貢監在京應鄉試者約十五名內外取中一名再查會試五經有分南卷北卷中卷之例臣請嗣後雲貴川廣四省貢監入北闈者照會試五經分南北中之例於定額三十六名之外另編中皿字號約十五名取中一名庶邊方入監士子俱有科名之望益遜敏於辟雍鐘鼓間矣抑臣更有請者今歲恭逢我

皇上御極初載興學右文又值六年一選拔之期海內貢監雲集京師秋闈四卷實較往時加倍有餘可否於開科廣額之外再增額數以示譽髦無斁之

盛心教思無窮之

聖澤

特恩出自

上裁

一江安兩省鄉試已議分校分中所定解額宜各照大省中省之例也查江安兩省合闈考試卷數極多美不勝收校閱難遍每致佳文被落現蒙我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十七

皇上准科臣汪櫛所請多點考官分校分中酌增額數在案惟是兩省實有不可一概論者蓋江南人文固甲於天下而下江應試士子尤多於上江查上江八府五州惟安慶徽州甯國三府人材最盛應試最多其餘各府州屬赴省闈者較少若下江則每府應試諸生多至二千少者亦以千計所以每逢鄉試上下江分棚點名必將下江所屬之江甯徐州等府通泰等州考生附入上江棚內點進而下江止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六府然後兩棚點名人數適均至歷科鄉榜中式下江居十分之七上江居十分之三率以爲常卽如丙辰會試

欽定江南中式三十八名下江得三十一名上江止得七名至  
續中七名下江又得五名上江止得二名非必文有優  
劣實緣人有多寡也今若照湖南湖北之例分定額數  
下江不過五十名卽有加增亦不能如歷科中式之數  
則佳文之限於額而被落者必更甚於從前矣伏念下  
江八府三州輸將貢賦不特數倍他省而亦倍於上江  
其應試之士實較浙閩江西全省而加眾今以分中之  
故至不得與雲南等省解額相埒似不足以鼓勵人才  
至上江應試諸生雖少於下江亦多傑出之彥迥非小  
省可比又不便少定額數合無仰懇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十八

皇上天恩念上下兩江俱係人文淵藪而下江尤盛准將下江  
解額照浙閩江西等省之例定爲大省上江解額照山  
陝河南之例定爲中省雖增額頗多然猶百有餘卷始  
中一名見售尙難於他省伏祈

聖明睿鑒

一陝甘鄉試聿丁字號宜酌增額數也臣查陝甘額中六  
十七名內有聿丁兩字號額中三名聿字係甘肅一帶  
丁字係甯夏一帶從前所以另編字號者緣地當極邊  
國初時應試人少是以定中三名以示鼓舞遠人之意迨聲  
教日闢人文漸盛轉致爲額所限見遺者多臣前典試

秦中細閱聿丁一號試卷四百有餘儘有佳文隨具  
題多中一名而可中者尚有數卷終限於額今查丙辰科會  
試陝甘中式十有一名而聿丁字號且居其三可見邊  
地文風進而日上若省闈仍前取中三名則鄉試中式  
之額與會試中式之數相等似於事例亦未允協伏乞  
皇上准將聿丁字號於格外量增數名庶極邊士子均沐  
甄陶於無既矣

以上三條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裁奪施行

按疏上於乾隆元年部議順天鄉試之雲貴四川廣西四省應編中皿字號約十五

名取中一名如零數過半加中一名下江照中省之二等中七十二名上江照小省之二等中四十八名共增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三十九

額二十一一名其陝西之聿丁二字號各中二名覆奏奉 旨均於本年鄉試舉行

部議推廣捐例恐有窒礙疏

季芝昌

竊臣等準戶部咨開推廣捐例請將捐銀五千兩之恩拔  
副優貢生廩增附生並曾經鄉試錄科之例貢監生懇  
恩賞給軍功舉人其捐銀二百兩之俊秀童生作為附生等因具  
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伏查頻年以來河工軍務需用浩繁  
帑項既未充盈捐輸又難踴躍部臣殫心會計竭慮持籌  
又因諸生佔畢窮年觀光無自若能急公報效即是敵愾  
同仇因於無可籌畫之中為優加獎勵之法酌盈劑虛洵



是一舉兩得惟是歷屆事例內自郎中員外郎外自道府等官悉準捐納獨至舉人附生從未議及誠以捐納科甲同屬仕途既爲富厚廣登進之門復爲寒峻留出身之路道則並行實不相假也士子讀書應試爭自琢磨以求爲國家之用而必限定額數嚴爲去取俾知科名足重無才者不能混淆作士氣慎廉隅胥由於此今廣開捐例俾遂觀光

朝廷特沛殊施菲材或多誤會荒疏者可以冒濫躁進者得遂倖心不特有礙士趨更恐致傷吏治雖軍功事例原屬暫開隨時懇

恩不占中額抑知天下之人心愛名與愛利相等惟舉人秀才由於考取而得則人知學成有用並足爲鄉里之榮若由捐資而得則凡家計充盈者無不可獲之名是科第亦不足重矣失

朝廷求賢之意寒士子上進之心恐此例一行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且舉人一途準應會試明年趕赴春闈一經獲售即可得官新例招徠其勢尙便俊秀捐監祇需銀一百八兩準應南北鄉試無須月課歲考今以三百兩捐作附生捐項既增兩倍又有月課歲考之拘管且專應本省鄉試不準兼赴北闈則樂從者恐少臣等具有天良渥承

恩遇當此

宵旰憂勤深恨補苴之術豈敢於部臣籌定之事妄參末議惟於  
士習人心確有關係既有所見卽不敢安於緘默用敢殫  
竭愚誠瀆陳

聖聽仰祈

宸衷酌斷臣等竊又思之前次臣王懿德行鈔之請原慮及度支  
不充爲因時變通之策彼時臣季芝昌尙恐不免流弊未  
敢會同茲則兩弊相形惟取其輕與其徒損

國體而無甚裨益孰若姑采前奏而漸冀流通在廷臣工曾  
有行鈔條議如蒙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疏

四十一

敕下部臣悉心籌畫妥爲試行或別有良法美意使物力可豐  
國儲日裕臣等曷勝願望之至所有敬陳愚悃緣由是否有  
當謹合辭具奏

議

應求言議

五條

明黃傅

一定田則以杜弊源查得本縣民田科則不過四等官田科則節級繁多自五升一合以至四斗一升七合一勺凡一百八十七等噫亦太甚矣鄉里小民家不蓄制令眼不覩版籍里書告之曰汝田若干起科則惟命之從耳豈惟小民雖大家富人亦不免之豈惟富人雖達官老吏亦未盡究知也立法務明且易猶病民不能守況從而艱深之乎嘗訪諸父老以謂厥初籍沒之時以地有肥磽租有厚簿故因而襲之家殊而人異也竊以爲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議

四十二

官田民田均王土也民田與天下公之故賦輕輕者旣有一定之則矣官田則王者私之故賦重重者獨不可爲一定之則乎何爲是紛紛細計也夫以民田之科則明白簡易較如畫一彼里書者猶舞以爲姦况爲是紛紛以助之乎是授盜階梯而開賊門路也爲今計者必得大臣列而奏之朝下有司議更爲齊一之法志在富國則徧而概重之志在富民則徧而概輕之志在二者之間則徧而中制之務使斯民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家喻而戶曉則里書不得肆其姦而弊源少塞矣一薄賦斂以舒民困查得本縣原有坐派銀布每銀一兩

准米四石每布一疋准米一石俱令全派官田有餘乃派民田一向遵行年久不變近蒙上司行令俱徵本色易銀起解然每米二石上下已够易銀一兩積出多數俱作餘米堆貯紅腐化爲塵泥取之民者盡錙銖而輸之國者不加毫末上下不覩其利也倘得仍復舊制派與折色則征斂輕而民困少舒矣

一均徭役以服民心照得軍匠等家例不分籍丁田之數動累十百然實零星分散有鬻柴賣菜以度活者有假居乞食以求生者民人戶籍聽其剖析同胞共爨瓦裂瓜分名雖單丁而實童僕數十田雖數畝而實貲累千

金審編徭役之時止據丁田之數以致輕重倒施難易易位民人談笑而集事軍匠破產而不支一二有司察知其弊稍欲上下其手足以求趨歸於平則姦民執以造詞上司准其妄訴變亂紛更而患益以滋矣又官民田地起科不同則點當差徭亦宜有異爲今計者必得大臣深燭而長慮之或言之朝或斷於心降頒規條示下明法或使官田與民田得以中半相當軍匠與民戶得以四六折算則徭役均而民心服矣

一遵律法以禁姦回伏覩我太祖高皇帝折衷歷代之刑章勒成一朝之典憲至公至明至精至備雖皋陶復起

呂侯再生莫可置議於其間也奈何承平既久奉行者漸失其初以致法不勝奸民日滋僞而未流後路將有不可言之弊矣夫贖罪以銅錢減死以三流著之首篇爲書綱領皎如日月有目者所共覩也而今乃贖罪用鈔減死爲徒夫鈔本片楮直錢不過二文四十二貫而贖絞罪是八十四錢而買一命也鬻其園葵數本而足矣徒本傭工一年納銀三兩五年而准死刑是一十五兩而易一生也棄其田穀數畝而足矣奈之何民不樂趨而勤犯乎以故老幼殘疾狡男猾婦動輿誣詞屢搆大獄挾腐楮爲資本指驛遞爲外家月出而旬入甲去

而乙來作起悖亂之風習成兇頑之俗何莫非此故也夫防峻則難踰法嚴則難犯此物之理亦人之情也踰牆之盜累百千而越城者不一二牆卑而城高也溺水死者常比肩而赴火者僅屈指水柔而火烈也愛之乃所以害之威之乃所以全之爲今計者必得大臣建言凡此等類一掃後人變亂之非盡復聖祖制作之舊使贖罪必以錢則金注瓦注情變而趨避審減死必以流則安土重遷愛深而去就難如是將見人心肅然習俗丕變莫不懷刑遠罪而重犯法矣以上因時就俗以支傾補弊塗塞一方之私罅小隙而已非所以措天下於

久安長治也久安長治有策焉嘗端居而深求矣  
一端本澄源以定萬世太平之業蓋聞治病者必求受病  
之原理亂者必求致亂之故今天下之病源亂故赫赫  
在人耳目人不之見而顧惟他求抑亦怪哉譬猶窮鄉  
鄙人親爲毒蛇猛獸所傷而謂鬼爲吾祟衝冒寒暑食  
穢與惡以致疾而謂伐庭樹壞垣牆觸遊神而召殃良  
可笑已有人於此付之百畝之田俄而荒穢之召而詰  
其故必問其所與爲田者何人良與不良與所以治田  
者何法善與不善與今天下荒穢獨不問其治之之人  
與法而徒細碎枝葉之求今日獻一言明日建一策朝

行而夕廢旋塞而輒流亦獨何哉天子講學修聖德亞  
聖大賢爲宰相百司執事皆視其德之大小以爲位之  
崇卑此固治天下之大本而經緯乎其間者有五事焉  
請舉其弊而因以見之以書課養人才以文章取士羣  
聚秀豪子弟置之都會市井之中而以餓饞頓躓一二  
老生爲之師朝夕相與量柴數米較豐論嗇以從事於  
屠沽負販之業强者矜其未伎而武斷椎埋以爲俠劣  
者飾其衣巾而熒惑千索以爲蠱曹居旅游非詬病鄉  
鄰則譏訶官長而已民之師帥國之柱石社稷之干城  
皆於是乎取具此造士之法壞之所致也造士之法未

易復而近乎造士者不可不講焉三年賓興塹棘而囿之合數千人付之八九控伺備督之老儒責以半月之光陰而使之較定數萬篇卒遽捏合之文經其品題者遂謂之賢才而昇之以天下國家之事欲其出教化而表風俗奠民居而固邦基深宮九重懸懸望治而輦金闢土盡入私門此選舉之法壞之所致也選舉未易復而近乎選舉者不可不講焉軍國之設凡以爲民親民之官莫如州縣故先王於此乎盡心焉今官以公府爲傳舍民以官司爲過客一介章句之儒握方寸之印肆然而統古公侯之國孤懸浮寄於百姓之上曾無寸根

半蒂之固是雖引以冉閔翼以游夏且猶不能以濟而又來之以日暮途窮枵腹槁骸之僚屬承之以唇鎗腹劔吻膏牙血之吏胥環之以粘牡蘊火負匱揭篋之里老分之以市魁屠伯飲羊飾豚之糧耆擁之以紵兄奪食踰牆樓女之隸卒掖之以殺人於貨膾肉舖肝之書算是猶使一夫荷箠而牧數萬之羊而又使五狼窺其前十虎伺其後百狐撓其左千猴擾其右而鬼車雄鳩鶻鷗鴟鵬之朋友羣而噪之雖有出人之才周物之知訶妖禦侮且不暇何以望其從容所事以盡其職業哉由是日力有所不給聰明有所不迨精神有所不到思

慮有所不周文案山積眞充棟而汗牛凡骨天生難神  
施而鬼設逋者未必追而追者自恨其不逋賦稅之多  
逋源於此矣拘者未必來而來者自恨其不後拘句之  
多違源於此矣罪者未必刑而刑者自恨其不亡罪人  
之多亡源於此矣善者未必舉而舉者未必善爲善者  
怠而不勸源於此矣惡者未必黜而黜者未必惡爲惡  
者玩而不戒源於此矣由是官吏之罪犯蒙頭隨舉而  
是法令之科條徒設難據而行罪犯多則民得以挾持  
其短長而俗益以薄法令廢則國無以振肅其綱紀而  
政益以隳故夫世之號才官稱能吏者不過督征賦決

獄訟承上官之風指急簿書之程期速了而已矣其於  
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固漠乎不相管攝也飢者固  
不能使之食勞者固不能使之息也許暴者固不能使  
之循良忠信者固不能使之聞道也亦猶牧羊者見其  
鬪則奮挺而擊之解時翦其毛輸之主者不後期而已  
矣冷毳者固不能使之柔澤矜兢者固不能使之馴擾  
也居無幾何或超遷而去或顛躓而歸凶回伺虛姦蠹  
乘隙案牘於是而沈埋錢糧於是而伸縮嗣來者莫究  
端緒無憑綴續重更再造而別立一乾坤矣夫然故民  
無定志士無定俗狡獪之情流僥倖之機熟而天下之



勢僅如沙團瓦聯不相繫屬無事之時雖漫然而若平  
一旦變起則紛不可觸矣此封建之法壞之所致也封  
建未易復而近乎封建者不可不講焉富者田連阡陌  
貧者地無立錐連阡陌者不輸滿頃之糧無立錐者或  
辦累畝之賦食指數千者袖手而閒居形影相弔者奔  
走而服役由是訟牒紛紜交攻互擊怨中生怨讐外起  
讐共庖漏如秦胡同里巷如楚越而又賄賂潛行證佐  
反其是實官司葺墨予奪顛其虛真由是鬱結不平之  
氣敗壞陰陽之和悲號怨忿之聲觸激天地之怒雨暘  
愆時而旱潦相繼疾疫屢作而死亡無期此井田之法

壞之所致也井田未易復而近乎井田者不可不講焉  
毆人者減等笞一十罵人者減盡而無科盜官庫竊官  
倉納米五十石毀人目斷人舌擺站二三年充軍者著  
伍卽逃每逃輒得其利編配者越境卽復旣復則安其  
居由是視官吏如嬰兒犯刑憲如飲食詔令雷行僅同  
蟻螻之過耳劔戟林立有如芒刺之在前名雖爲人實  
無異於禽獸居雖中夏反不及於戎夷此肉刑之法壞  
之所致也肉刑未易復而近乎肉刑者不可不講焉凡  
此數事者非以爲聖人之所爲故慕而效之也世固有  
之任耳黜目者多狗名而不責實好大喜夸者常是古

而非今某不敢也蓋嘗身履其地目擊其弊思所以揀之而不得其術又思之又不得之及得之則聖人之所嘗行也以此益信聖人之果能首出庶物而不行先王之道者果不能以平治天下也故嘗爲之說曰讀聖人之書而能通其義者非知言也必有以見其不得不如此說然後爲真知耳考聖人之政而能贊其美者非識治也必有以見其不得不如此爲然後爲實識耳某無狀不敢自謂知識但身親驗之實有以見其不如此故不足以致治舍此而能致治決理之所無有故敢昌言誦之如此非苟焉爲是吠聲之談以誣世盜名也然又

未知在上者意鄉所在故畧啟其端而未敢輒竟其說倘以爲有可采者則乞明降示下使撰造成書繕寫進呈其言累萬非旬月所可究就若謂不近人情不切世務徒起人駭惡無益於事則進退惟命

糧役議

薛甲

方今之弊莫甚於糧役糧役之爲弊者何也在上之人不窮其源而治其末流盡廢祖宗成法故也國初定制縣有鄉鄉有都都有圖圖分十甲設里長十人每歲輪一人爲糧頭九人爲田甲催督一圖之糧期以冬初而徵冬盡而畢如江陰一縣十七鄉三百七十四里該糧頭田甲共二

千七百四十人其糧長每鄉一人而已每遇徵收之期此三千七百四十人照甲催徵沿門督併糧之完與不完皆此三千七百四十人之責糧長不與也官府比較止於糧頭田甲不比糧長也糧長在縣供役米貯於倉銀貯於庫不過收完之日領解而已領解之費有官贈有私贈無賠賊之憂也糧長既無賠賊之憂又無比較之責則人人皆可爲所以嘉靖二十三年以前江陰糧役大戶不致傾產中戶得以保全錢糧亦無拖欠者職由此也自二十三年歲值旱荒長民者不欲催徵曰吾甯費糧長一家以完千家一時小民翕然頌德而本年大戶遂至破家數十原其

意本憫民之窮而不知其弊之至於此也弊源一開爭相倣倣小民以拖欠爲當然有司以催科爲斂怨自此糧頭田甲不登糧戶之門而催併無人矣官府比較不及糧頭田甲而止責之糧長於是糧長一名有賠及千金者沿至今日則一名之費賠及三千有餘矣其故何哉蓋原法之始壞也大戶猶有存者有力之家人丁猶眾人戶猶服錢糧猶可徵收拖欠者少所以費及千金而止大戶既盡輪及中戶朋充或一役三四人多者數十人每人或三四分或一二分甚至不及分者此等之家戶丁既少人戶又不信服錢糧拖欠者多而官府比較必不可缺則各私自念

曰今糧長五年一編爲一會計盡吾之產足賠此會之糧此會產盡則編審不及矣由此甘心賠賸其產不足者或流移或死亡所以費至三千餘兩費愈多而糧愈不完也迺今不及二十年江陰之糧拖欠者不知幾十餘萬矣此後不知又將何如也當道者憂之亦嘗形諸奏章見諸文移如役田如役銀其議論非不深切著明及施之於事則有礙而難行者病在不探其原而治其末流失祖宗立法之意耳夫民間有田之家其與佃戶若家人父子然不足者賑貸之荒歉者蠲免之猶有逃亡逋負之憂若歸田於官其田必不良以官法治之其佃戶必不堪有相率流移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議

五十一

而去耳田畝荒蕪錢糧無辦勢必責之糧長是又與糧長添苦一倍也此役田之不可行也江陰之糧平米之外每畝派銀四分有零數年以來加派日增有工科有兵科幾及六七分矣如又加派役銀是重困小民使之不堪也作法於貪弊將如之何此役銀之不可增也夫是二說意非不美然於祖宗立法之意分毫無與豈非不窮其源而治其末流之過乎故愚斷然以爲欲釐今日之弊必復祖宗之法而後可也或疑循習之弊爲日久矣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從古已然况邇來彌文日繁官府應酬日不暇給今欲羣聚三四千人而比較之不惟力有不給亦且勢有不

行舊法之復夫乃不可乎殊不知操持有要變通在人如果欲羣數千人而日比較之誠不可矣獨不有要可操乎蓋糧之不完者非盡一邑之人皆奸頑也一圖之中其奸頑者不過一二人或三四人而止爾其最甚者莫如書手之詭寄然每圖書手不過一人可得而稽也國家定制每歲三限初限完三分中限完六分三限通完計三限之終涇良之戶完糧者可十之八九糧完則頭甲不必到官其不完糧應到官者亦不過十分之一可得而考也爲今日計莫若徵收之初令糧長公同糧頭里老將一圖之中奸頑素著者與書手之詭寄者報名於官掌印者每限先行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議

五十二

比較之責令先完俟三限將終糧頭田甲之不完糧者方行赴官一齊比較量其拖欠多寡或責治或枷號或充發其逃移死亡者責令該圖里老稽其田土拘其親屬設法賠賂期於必完分毫不以累及糧長糧長無賠賂無比較一如舊日之制何苦而不充哉而吾亦何必盡拘三四人而比較之哉此之謂操其要執其樞循舊法而變通之不易民耳目而宿弊可釐完富可復者也此外尚有須講求者如荒歉之端先期申報會計之數及期下頒與夫一切編審釐革之法又在臨時斟酌有非遽數所能盡者僕林居目擊時弊竊著之以備採擇焉

移倉議

馮士仁

移倉青暘者爲漕艘不達城濠也縣治距青暘河流淤淺當春瀾盈舟楫通行冬月水涸僅容筏渡先是開兌於春分開幫於春季故糧運無礙今更期臘底春初而餘糧不堪盪至矣故移倉以就舟未暇計及於民耳移建三年其咨日甚洵有如民眾所呈者通縣一十八區糧長米頭散居四鄉東西十九南北十一輻輳城邑沿習相安不憚遠近也青暘距縣南三十餘里附近青暘者幾區各甲運米歸倉無論梯航無論荷擔有不苦迢遞跋涉者乎是轉運之不便也運米至倉以限期湊集未必隨到隨收或有守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議

五十三

候經日者甚有宿宿信信者寫遠則鮮有親知鎮僻則無可容歇此守納之不便也會計開征條糧併督而經催總此一人比條於邑比糧於倉往返城鄉窮日之力是驅經催而路也此征比之不便也催納矣運至矣而較量正耗不無升斗缺額在城邑而親識有資稱貸補足使得完票以歸青暘卽比屋千楹其蓋藏未足供通邑之求也爲升斗之數而再往返百里之程此添補完欠之不便也及講兌而強軍悍伍彈壓無人議耗議增朝三暮四此兌運之不便也青暘河較城邑稍深水僅盈尺米旣歸船仍復膠涸每年築軟壩數道挑泥蓄水逐節送行以達大河其椿

术人夫雖糧長備僱而地方不無繹騷此便漕之舉尤有不便者也連名之呈非移倉不可移倉而仍泊舟遠方又多一番剝載將使軍自剝乎民剝送乎軍剝又有捉船之擾民剝必遭勒索之殃交卸處所孤舟八幫彼悍軍視民爲几肉矣民其堪此乎故移倉必先疏濬而今所難言者不在移倉而在濬河也河之兩岸業如山矣開鑿之泥將歸何處勢必遠走數百武是荷簣荷鍤倍議人夫將派夫里甲則催督惟艱將派銀募夫則征比又苦計工算費河濶三五丈不等卽以三丈計之掘深四尺每長一步開鑿搬運約用夫三十工每工銀三分三十餘里約費九千七

### 江陰縣志

### 卷二十五

藝文議

### 五十四

百二十金青暘之南又須並濬則不止於三十餘里也再加椿木築壩岸水之夫非貯有萬數千金不敢議舉江陰亦曾濬此河經年而淤復如故隔歲一濬則歲費萬金此濬河之難言也然則終已矣乎詢彼故老其議有三謂請改折比照嘉定事例而更願浮其價舉輕齎蘆席盡輸於公並增耗加尖併入於折先期征完與新餉同解糧艘抵灣時銀亦至京矣非敢遲悞也又謂請緩期運道不通天澤可待至春和而水可泛舟行無窒礙獨畱縣糧至三月開幫卽有守凍之苦而向來如是匪創自今也又謂請繇江縣治瀕江西北有黃田閘港距城不三里運船自京口

抵此窮日之力有餘商賈艤舫畢集於茲弗慮荒僻也去  
城不遠呼吸相聞易於剝運占視風色朝駕夕至無虞風  
波也且江西湖廣諸漕艘江行千里歲運如常而南衛幫  
軍豈愁百里耶凡此三議不必開濬而倉可移漕無悞洵  
兼善之議也事關題請主自上裁



論

吳季子論

明  
黃 傅

按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或以爲生亂而春秋貶之或以爲讓國而賢之以爲賢之者公羊穀梁也惟吳萊立夫則以爲不貶之亦不賢之因其來聘而記之耳貶之者之說曰札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而篡弑奪攘之禍相尋於吳則季子之生亂也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而無異稱焉其貶之深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論

五十六

矣賢之者之說曰諸樊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光弑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又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吳稱子善使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不貶不賢者之說曰父子世及常法也兄終弟及法之變也湯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此則季子之心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齊桓召陵之師楚

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吳之使通禮未聞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故聖人一以是書之諸說如此以愚觀之以爲貶其生亂者固以傷於深文以爲賢其讓國者亦微涉於淺見也初季子之讓國也豈能逆覩魚劔之禍哉使光也僚也皆季子也皆諸父也魚劔胡爲乎來哉故以生亂爲季子罪者是以成敗論人吹毛而求

其疵也季子之歷聘諸國也觀其禮而知其政觀其樂而知其德觀其君臣之言語威儀而知其終身禍福之所止示之趨避之途而莫不明驗焉則夫諸樊兄弟之不足以昌其邦光僚諸子之不足以衍其慶蓋已了了目中矣其所以因亂而必逃坐視骨肉之相殘宗祊血食之凜凜也者豈季子之本心乎蓋義有重於亡國與絕祀者故不得已忍而爲此也意者季子之讓國其諸以僭王之故歟諸侯而僭王莫大之惡也吾受國而襲之吾豈可以爲人吾受國而革之吾則賢矣置吾父兄於何地也故吾甘受匹夫狷介之名甘負天下後世生亂之責甘使不才子弟爭

奪而亂亡而不忍身被僭逆之醜手揭父兄之惡赫赫然示天下的也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者季子有焉或曰季子知父兄之惡盍諫而更諸曰季子蓋嘗諫矣特以事體非常而視聽可駭不敢公言於朝廷而但密陳於私室故國人不得聞史策不得書耳由此言之則春秋之於季子誠無意於貶之賢之而季子之所存深矣厚矣區區讓國以爲賢直其所託而逃焉之虛器也譬說無稽漫志之以俟君子正焉

十字碑論

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論

五十八

春秋輒從臾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申申詈之不置嗟乎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紕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畱之不能舍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隴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

子之於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讓有泰伯之風歟掛劍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合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之興衰歟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姱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篡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稱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論

五十九

孤矣而其臨歿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予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耽耽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七首又將轉屬焉勢

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實  
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  
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篡  
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  
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  
暴主而不見伎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  
見緇也以爲據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  
曲之士所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弔  
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  
子自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

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  
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  
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而後之耳  
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徙其咎於季子夫季子辨六  
國之興衰者而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書

與邑侯錢鶴洲書

明薛甲

昨承下詢立堡事宜比因匆匆未暇詳答且虞前涼公至冀得細論再罄所欲不意其不來也僕觀比日諸公議論多以紙墨爲功勳如文書所行建白制倭諸說言之可聽用鮮實效立堡之論卽其事也夫堡卽城也在縣邑謂之城在村鎮謂之堡其名不同其用一也其制之大小不同其費一也諸公徒見北土鄉村遍地立堡欲使江南倣而爲之不知地勢不同工費亦異北方地平無高下填塞之勞又土性堅實無石腳之費比之南方費省百倍奚可一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六十一

例論也卽如敝邑一城不及數里傾一縣之力爲之猶且積聚數年更越三四賢尹至於執事乃克成功今欲散諸一邑之間期之旬月爲三四大堡是爲三四城也其爲勞費豈特數倍縣城而已哉儻不爲之變通上司以虛文督責而吾欲以實事應命雖使有成亦爲敵未至而先罷其力先盡其財於空虛無用之地有促之亂而已况未必可成哉必以事經建白不可中止愚見莫若倣北地立堡之意而不必盡循其法內地村鎮應立堡者止於各街口建立堡門上設城垛可以瞭望其堡內居民令各於所居之後高築墻垣自相連接自外望之隱然如城郭至於緊要

去處如楊舍地方將來有添官設兵之舉則與建立堡城爲久遠計如此則雖費不甚雖勞不罷且不拂建白者之意而吾事亦易辦變通之宜似無踰於此承厚愛輒敢布其愚悃惟高明裁之

與按院周觀所書

張 袞

去歲倭寇犯我江陰焚戮之慘孤城危急之狀僕已哀號之矣是時明公親提兵至賊退而急繕其三門之月城城不單爲可守公之恩也卽今四月十二三日賊自黃田闌大擁眾而至攻燒北門獨急十五日夜金知縣在城上當矢礮交至轟聲若雷一時糾集眾務指揮不暇唇吻焦渴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六十二

竭力死守僕亦陪至四更而退走動少不如法幾中鉛錫銃而死矣滿城男女持撞抱頭仰天痛哭莫知死所塚口人夫倉皇失據不至駭潰有曹主簿持刃在也北門財貨生息之地蕩然一空皆爲焦土賊又以其餘力夾攻四門門外坊廂夜夜火光燭天十無一存人民殺死城下者無算獨有孤城兀然危甚朝不謀夕譬人之一身手足俱斷而腹心可獨完乎腹心將內潰死無日矣野外居民入城保息者幾萬人圍已十日糧路旣絕枵腹待斃一城之小危若焦釜數十萬人之命倏若朝露非公大發兵至急爲救援是無江陰矣無江陰則蘇松之門戶壞矣蘇松之門

戶既壞常鎮一路聲連畿輔可不危哉督撫諸公既去獨有公一人縱督撫諸公皆在而人心屬望又獨公一人况受朝廷懋簡以東南之安危注意公乎今日之兵事內酬外應東支西顧竭心宵晝豈不知明公之勞與調發之難也疾痛則呼父母水火則望拯援况死亡在頃刻乎賊勢日盛賊謀日深廣爲飛梯長鉤剛錐利斧大肆攻鑿疲民寡力萬不能支狂呼疾懇非公之望而誰望哉僕知公救民之志愛國之忠又豈待僕等嗷嗷而後然也危衷迫切實昧條理伏惟台慈矜憐袞不勝祈懇之至

與撫按請兵書

張袞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六十三

伏惟明公受命南巡爲國討賊三吳億萬生靈盡在公之掌握遐邇竦聞莫不謂今之風牧方召有石厓公觀所公佐二公以赤子行事者兵備任大參也僕以江陰危急之際存亡係於呼吸請竟言於左右而無誅可乎江陰去江三里邊邑也自一方觀之彈丸之地也自大勢觀之其爲噤喉其爲門戶載於地圖炳於哲鑒豈俟指數也去年五月倭賊犯我江陰殺傷二千餘人焚燒房屋及千餘所村鎮有名大家發其蓋藏幾半是時幸有存者謂害不及己苟以偷安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賊由東路經顧山經華墅經竹塘直搗青暘之大鎮滿載揚帆而去近五月三十日



突至本縣東門攻圍暴甚入其關廂五日不解率其兇醜二千餘人屯結蔡涇閘南去城十里四通八達之衢每人分枝四出大肆劫掠山坳水澁靡所不到小民瓶罌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處處烟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其爲殺戮幾萬人內殺生員三人婦女被淫污溺水死者不可勝紀兇虐如此乃至殺我父母官懸大尹之頭於九里之橋膏身草野越明日始得收其殊分者聯合以爲殮百姓號泣讐恨莫不呼天仆地於平生民大禍至此極矣竊料江陰三百七十里旣里里皆空存一孤城僅七里耳周禮所謂野荒人散正在今日讐之人身手足俱斷而存一胸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六十四

臆謂之獨存可乎城外之民旣入保而息齒聚屯積疫氣易生口食且不暇論賊疑城中有人有貨他日不煩野掠猝然直至城下合力攻圍人不暇謀兵或懈守所幸獨存者又不保矣有司之政所以因循至今日者有漸也司牧黔首務潔高名以明節惠一切防禦之計謂爲擾民毫髮不肯輕動賊至而百無一備備亡而民死者眾也團結鄉兵僅有名號團長保長聞風先遁莫知其蹤持鏢帶劔之士坐食縣官未見其露刃迎敵比得倭首幾二十顆乃犁鋤之民挺身與死而勝不出於兵也其爲兵者戮一二人以爲功取其首而還旁人私驗之乃鄉人也其姓名可知

也凡戡禍弭亂莫貴乎兵保邦定民莫先乎立計使在平時循要結之名而深討其實家自爲兵人自爲戰率之以長明之以官法無處不然賊豈能越防而至坦然如歸其室廬如自取其食貨傲而肆志而無疑也曲溪狹徑皆其縱橫熟路矣近日麻皮橋居民李鼈以一富人之力倡率農丁拒賊賊三至而不能攻其家推之於縣於郡亦可知也本邑斜橋包港沿江等處耆民素稱勇鷲謂其能習水戰今皆用之於江患在於陸而役之於江非緩急之道也使陸有所攻而水有所拒則誠得矣陸旣無策以乘之惟拱手待賊出江謂爲畢事是防江者送賊而不知防爲何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六十五

故也賊久不去劫殺三十餘日闔城皇皇如在焦釜急則請兵乃邦人愛死之情而審勢裁賊實明公持危之大計又有小民在野逃避無路見賊白刃脅之挑包數十成羣久之不知爲賊如庶人之受役官府子弟之受役父兄是則隱憂者某也跡賤名微伏匿江堧螿蛭細鳴何足以動台聽而燕雀處危竊料差靈於物伏冀明公察焉上答聖眷下慰蒼生某不勝激切禱祈之至

上鄉先達書

湯明善

錢侯政績士民感戴錢侯死忠神人痛憤其事聞之朝廷名播之天下後世固不待論但其死也非出一時偶然勢

窮力蹙實從容就死尤自古所難耳倭賊連年入寇慘不忍言侯備嘗艱苦焦勞萬狀雖各鄉殘破解倒無繇而屢戰前軀致身自許近賊四布圍城烟燄蔽天死傷被野吾邑三百七十里之地盡賊蟠據孤城子立僅免失地之名四境一空實有破地之患侯且怒且恥忘寢忘食誓死一戰不與賊俱生兵士深哀其志而不能阻寮佐屢聞其言而不可畱屬吏勸以全身遠害之謀則諭以平生所學何事家人動以老母少妻之念則叱以忠臣不怕死乃於倉皇之際密印私澤之衣其志可見推是忠烈勇敢之氣誠足以一鼓破賊者特以責任無專閫之重進退無殺生之

權致使眾潰獨支戰死城下鎗刃交傷身首異處當其大故之時天地晝晦雷雨交作而一二親兵抱屍俱隕亦足以見忠憤之感於天人者矣是誠重有光於朝廷大有補於綱常者也恐撫按遠不致詳而地方當事者又或飾詞掩蔽使精忠泯沒天理人情豈能忍乎市民之設位哀思良心所觸名教中人獨無一言以雪其憤豈不爲愧募兵討賊眾論既空有志復讐獨力不逮切願據事直書遍呈當路或可爲也昔陳恆弑君孔子沐浴請討先儒論顏淵設孔子而死必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夫齊隣國也非魯之父母也孔子師耳無專城之寄也孔子顏淵之心必欲

申明大義豈計其成敗哉明善之力不能上達所能爲者告之公而已公德居一邑之望爵從大夫之列則告之撫按以冀奏聞正名討賊刻日計功而於侯一身則敕賜廟祭贈諡蔭襲事修國史以昭國典以勵人心皆公之事也侯旣爲聖賢之事公素講聖賢之學明善不敢不以聖賢之道望諸公耳議者不知事勢之宜持爲一切之論謂侯身未可死事涉輕生印不必持理宜別署殊不知侯之心以爲待城陷而身死恐無救於萬姓之生靈若身死而印存或未達於九重之視聽故及斯民幸存之日身先抱印而亡庶天子震怒事不視爲泛常將士感激氣自倍於效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六十七

死則孤城幾陷而復存流民幾死而更生猶可圖耳矧今民失父母災孰大焉邑無其主危孰甚焉或如前束手閉門坐待其斃則不惟自蹈於安危利菑之愚而於侯殺身成仁之志亦甚孤矣侯身死而志不白明善白之而公或不以爲然非明善所能強也公白之而或撫按不行非公所能強也所可必者自盡其心而已矣夫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恃有此名義云耳目擊非常之變若罔聞知名義旣亡豈不胥中國而夷狄胥人類而禽獸也若彼豺狼未易爲敵而江南兵力亦已稱疲所賴以自勝者天地間一點正氣而已侯旣以身激三軍之

氣公當以氣倡三軍之威縞素乞師以順討逆以弱爲彊  
在此一舉不然則城不可保賊不可滅憤不可雪江南一  
路未知所終何以收廓清之偉功慰忠魂於九泉之下哉  
若徒區區作兒女子之態以傷侯一身之慘以盡已交游  
之私甚非所望於公也惟公賜垂察焉名教幸甚一邑幸  
甚天下幸甚

與歐陽太守論鄉賢書

繆昌期

恭承老公祖創建龍城總祠所以表章往哲風厲後學者  
德意甚盛及讀所貽小峯趙先生書意欲博采芻蕘如不  
肖其人者諮謀甚周爾時趙先生奉尊指枉顧敝寓問吾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六十八

邑本朝人物灼然耳目間者何如人不肖不謀而應之曰  
以不肖所知爭大獄發大奸蒙譴濱死白折不迴家國無  
訾議首尾不渝節者大中丞湯公沐柱史貢公安甫而已  
趙先生首肯曰然次問某公何如曰名理哲以辨矣幽閒  
之際吾未知也又問某公何如曰文章典以裁矣朝著之  
表吾未覆也然則吾邑之先賢竟寥寥乎則何以復郡大  
夫曰有祀典在可訪也吾邑正嘉間人號敦古家持清議  
以故先賢之祀汰而又汰精之愈精自春秋至正嘉間合  
祀二十四人而本朝止得四人並無子孫有氣力者得攬  
附於其間至於今而無有溢其額也故他邑之祀典難決

吾邑之祀典易決也何也原祀有失出無失入故也嗣後而議者多愛惜此名則嚴持之母使續貂欲光大其舉則間益之不至濫觴可也曰然則何攷據乎曰有邑乘在可攷也黃志偏於搜奇其失也雜獎才藻趙志主於持平其失也多掩危節稍折衷之可也趙先生唯唯不肖退而簡所藏新舊二志送先生採擇將謂先生再有商確也近日接先生來書知以先後七人上議輒訝然嘆曰上下數千載而得七人何少也七人之中而本朝居其四何多也以吳季子之例例及於顏蔣二氏宜少者何太多也以顏蔣二氏之例例及於吳季子宜多者何太少也隨以此語轉

白趙先生業已呈覽駟不及追不肖於是徘徊沮抑中夜不能以自安曰豈可以歐陽明府之盛舉啟後日之訟端乃敢裁書而畢其說夫勝國以前經累朝之淘汰罕後嗣之營求竊謂議已定矣無容致喙矣今議自吳季子而中止存邱文定趙秘書二人與季子鼎立而三非也其在本朝自湯貢兩公而外已經崇祀並無別議者則寺正嚴公本郡伯孫公亶世遠事逸其子孫俱消歇無所從問然黃志所載大畧具矣不肖少聞之父老嚴公布衣薦起者爾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操舴艋夜半訪於其廬嚴公呼其妻曰此必吾故人周恂如也急披衣起迎之娓娓作促膝

語皆吳中官民利病也坐良久命煮數卵以進文襄啖之盡乃別每追想此事前輩風流猶宛然在目孫公者雖載邑乘今不悉其果何如人意亦嚴公儔也今奈何驟以顏大參澤蔣僉憲舜民代之也不肖非苛求顏蔣二氏謂有瑕行可摘但謂議祀者奪此而予彼必且並挈其人角錙銖較分寸實見其人有所重輕短長而後可申其予奪而所爲重輕短長之論非自口碑出則自邑乘與國史出而子孫之口與在家之私錄不與焉今夫趙先生狷介獨行古君子也豈有私於二氏卽二氏似恂恂長厚人也何獨不可祀但祀二氏而一朝奪前輩者二又追奪周秦自勝

國數千餘年者十七義無所出也且邑固有名在二氏上者有實不在二氏下者而何以待之且夫論先賢者亦論大節而已矣大抵今之長者多好言居鄉之雅度與居官之惠政而似者始得有以入之夫是二者非不美節也然但可取人於辨官掄才之日未可定人以易世俎豆之典所以萬石逡巡不領賢豪之惠桐鄉尸祝未兼廡社之鄉豈非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耶然則今日增祀諸賢必核其生平出處大節如所謂爭大獄發大奸蒙譴濱死百折不回兼清風勁致矯然物外可廉頑立懦者予以特典一邑如此推之五邑可也此不肖公平之見將以救趙先生

之所不及而上佐老公祖之未議者如此

上朱萬青師書

國朝  
管天祚

日者風塵未靖民生日蹙老師所職者一邑之國課也齊魯之郊其所征輸雖不及江浙之繁重然而蒿萊遍野稅稻不登斯民之瘁四野皆然則夫善立法以供君父之需曲原情以拯百姓之困誠仁人君子之所當留意矣昔仇香以縣尉而獲鸞鳳之名朱博以嗇夫而有仁惠之號類皆不卑小官以澤赤子故能上結主知下發里祝垂之青策糺爛同光今以證之吾師夫豈多讓方今之世以門第相詡以豪縱爲高以酬答睚眦之事爲能以通知舞文之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七十一

才爲上而吾師惟忠厚之訓以誠子繩祖之語以勗孫食貧厲志之言以念及牛馬走之輩夫子孫之計莫如垂德雖今人之所難而猶爲古人之所易者若乃眾棄之物駢賤之材收之筭之雨之露之不惟始之又且久之此鮑叔牙於堂阜囚人漢武帝於平陽從騎千古而下豈可多得哉乃吾師之於門人久暫若一縱昌歎芟痂古人或有所寄然而當之者益難矣夫汶上故爲中都平陸之地聖人之所治大賢之所止今以老師佐理之自當仁心義質時扇北風而祚之所望者則願上之以復職宣惠有賜檐露冕之榮簪筆惠文有繡衣公子之號使君相有得賢之仁



而黔首獲衽席之日若其次也則幅巾湖山科頭荳棚觀雲鳥之忘形撫煙霞以自得烹蔬煮菽較茗量泉修萬石之家風課賢孫之文業時與一二高明閒雅之士斟酌古今逍遙天地一觴一咏何仲長統王子猷之足云乎

勸友徐介立復姓書

沙張白

張白再拜奉書介立先生足下昔者南唐烈祖卽位而後改徐爲李近代名臣如范文正之易朱爲范申文定之改徐爲申皆垂諸史冊用爲美談不必爲二公諱不足爲二公疵者也若乃衛青爲鄭季所生而冒姓爲衛楊國忠本張易之子而冒姓從楊此武夫宵人不知大義者之所爲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書

七十二

君子固不許也足下爲霞客徐先生之嫡子從母出嫁母夫人知之足下知之今則行道之人皆知之矣霞客高趣畸行足跡遍天以下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弗隸者莫不窮搜遠覽著書數十萬言誌其險怪海內翕然推其人爲第一奇人推其書爲第一奇書有父如此亦爲之子者所大快也不意足下反推而遠之也僕聞父老識霞客者言足下聲容舉止甚似其翁僕竊窺之不特貌似而已卽性情無不似者足下好讀書好遠遊畏惡俗人敝屣富貴與人交不以盛衰存亡易其心凡此皆霞客之所長而足下克繼其緒者也何嫌何疑不父其父顧李其姓介立其

字耶僕竊謂足下介則介矣立則立矣李之爲李果何爲者而居之不疑如此耶得母類於青之衛國忠之楊而薄范文正申文定爲不足法耶且足下年已暮矣急以此時拜霞客之墓爲文祭焉自陳所以久假不歸之故使霞客於墓木拱後得一賢子以爲身後光足下於垂白之年復考賢父以爲世道勸不亦生者死者兩無遺憾且令四方識者聞之莫不鼓舞稱快耶內叔周公茂之母徐節婦霞客之女而足下親姊也拳拳語其子以足下爲其嫡弟囑公茂執甥舅之禮甚恭蓋惟恐埋沒足下欲顯其姓名而明其所自來有聶政姊嫫之遺意焉此論之出於毛裏懿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七十三

戚於足下父子之際親知灼見明白痛切非尋常擬議之說可比也願足下熟計而早圖之不特僕也四方有識者皆拭目操筆以俟足下此舉矣又安知尊公霞客先生地下之靈不待此以瞑乎白惶恐再拜待命之至

